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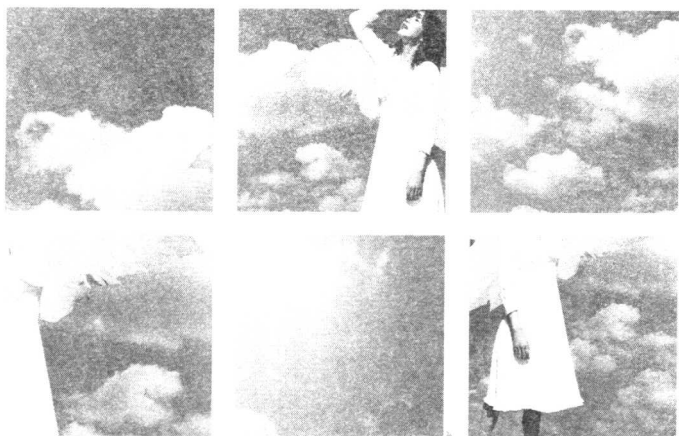
Fall In Love

*遇见

葛巾 著

新世界出版社





Fall In love
遇见
葛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遇见 / 葛巾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0228-247-6

I. 遇... II. 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7857 号

遇见

策 划: 记忆坊图书

作 者: 葛巾

责任编辑: 吕晖 杨雪春

特约编辑: 四喜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x1230 1/32

字 数: 110 千 印张: 6.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247-6

定 价: 18.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 Chapter 01 濒死的委托 Agonal Entrust

27 Chapter 02 地下铁 Sound of Colors

45 Chapter 03 城堡里没有公主 No Princess in the Castle

53 Chapter 04 他是谁的王子 Whose Prince is He

85 Chapter 05 美丽的开始 A Beautiful Start

Fall In Love
遇见
目录
Contents

- 99 Chapter 06 哭泣的红蔷薇 The Crying Red Rosebush
- 115 Chapter 07 落雨的天空 A Raining Sky
- 127 Chapter 08 他爱她 He Loves Her
- 147 Chapter 09 忘情水 Losing Love
- 167 Chapter 10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 An Amorous Season



CHAPTER 01

濒死的委托

Agonal Entrust





在我二十八年的生命里，世界总是合理的，有秩序的。没有意外，一切都有条不紊。

早晨五点半我按时起床，然后晨练四十分钟。七点我会准时从公寓出发，趁着微明的天光去事务所。街上是刚刚开始熙熙攘攘的人群，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孩子。他们的世界和我无关，我，就是我。魏凯辰，女，二十八岁。

这个城市和我没有联系，除了我生活在其中。

我是孤儿，一切全凭自己奋斗，自己努力，所以我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吃好，穿好，休息好，锻炼好。我甚至会让自己有适度的阅读范围，打适度的游戏，看适度的电影。这世界只有我一个，我被所有人抛弃，连我的父母亦抛弃我。所以我从很小就明白，我，只能靠我自己。

那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秋天，这个城市的法国梧桐刚刚开始憔悴。我照例在冷水澡后出门，七点半到达事务所。最近事务所的案件不多，我手头也只有三五个委托人。好在其中一两件案子够让我的钟点颇为可观，所以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我查了查行程表，照例给秘书刘小姐留言：“安妮，请帮我改约今天的午饭，还有李太太的文件也请帮我催一下。劳伦斯的邀约请帮我婉拒。”

七点四十五分，我给自己煮一杯咖啡，然后打开案卷。很快的，我的心思被这个案子占满，我随手写下笔记，没有注意到天色逐渐地阴暗了下去。

十点钟，安妮推门进来，“凯辰，有一位客人指定找你。”

我抬头，“安妮，我十点半还有一个预约，要赶……”

一个低沉的声音插进来，“魏小姐，我向您保证您的帮助不会被忽视。”



这个说法很奇怪，我立刻明白这是从古雅的英文说法直译过来的。说话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背挺得很直。我的眼睛对上他的，不由微微一惊。

这是一双非常清澈而沉着的眼睛，仿佛一潭湖水，乍一看波澜不惊，仔细看上去却不知深浅。

我吸一口气，“那么，我想我有三十分钟。”

男人微微一笑，“魏小姐，我们不妨先开始。”

我点头示意，安妮帮我们拉上门。沉重的橡木门把余下的世界隔在我们身外。我欠身请他坐下，然后问：“咖啡，还是红茶？”

男人微微一笑，“魏小姐，既然您只有三十分钟，那我们就直切主题吧。我此来是为了请您去见一个人。”

我有些好奇，“如果您需要法律咨询，那么我也可以为您介绍鄙事务所同仁。”

男人微微摇头，“不，魏小姐，我想您没有明白。那个人只肯见你。”

我开始觉得有些好笑，“先生，我最近日程很紧，我很遗憾。”

谈话到了这里，我认为已经可以结束了。这个男人当然气势不凡，他身上的西装也相当昂贵精美。我几乎可以打赌那是意大利手工缝制的。真可惜，他的谈话技巧却让我失望。

男人没有站起来的意思，“魏小姐，我建议您将今天的计划安排更改一下，请跟我走一趟，我相信您会改变您的看法——而且这也是贵事务所合伙人常大律师的建议。”

事情变得好玩很多，我当然不会傻到去查证。如果这是合伙人的意见，那么我所能做的只有听命而行。我承认这个台阶

很硬，很难下，但是我尽量用轻松的笑容来掩饰，“那么，我想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按下通话键，我吩咐安妮，“安妮，请将今天的日程全部取消。”

出乎我的意料，安妮微笑答道：“常大律师刚刚已经吩咐过我，我已经办妥了。”

我耸耸肩，朝男人笑道：“你的效率很高。”

男人一边起身一边回答我：“多谢。鄙姓林，林朝生。”说着伸手过来，“很高兴认识你。”

我承认我此时才真正吃惊了起来。

林朝生是这个城市的传奇之一，他是房地产大鳄纪少钦的二把手，传说他们一起打下了今天的纪氏江山。纪少钦这个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而林朝生从来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是纪氏帝国里的神秘人。

没想到我竟然能有机会亲自见到这个人！我不由伸出手，“林先生，久仰大名。”

“久仰大名”这句话我说过很多次，但是这次我绝对是真心实意。

也许看惯了这样的反应，林朝生只是微微一笑，“那么，咱们出发吧。”

黑色的劳斯莱斯代表着财富和尊荣，我尽量放松身体，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问道：“林先生，您能告诉我我们要去见谁么？”

如果我没有看错，在那一瞬林朝生的眼睛里仿佛出现了一丝丝的犹豫和悲伤。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抿了一口才开口：“魏小姐，我们马上就到。”



车子沿着高速开出了市区，一路上山。我们正在前往那个豪华的住宅区，这条路还有一阵子，那么他那样说是因为他不愿意或者不能开口。我识趣地住嘴，富人的世界自有他们奇怪的禁忌，不能触及，所以我转头向车外看去。

在我的眼前，一片广阔的海正铺展开来。天气有些阴郁，严重的污染让城市套上一个浅灰的罩子，把那些高楼都罩在其中。太平洋从这里看去并不是蔚蓝的广阔的，而是几乎小心翼翼患得患失。几艘远洋货轮正在入港，也或许是出港，在水上划出的黢纹从这里也看得很清楚。

我们开始不咸不淡地谈话，不触及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营养。我们都不喜欢这种谈话，却都同样兴致勃勃。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

终于，一个拐弯之后，纪家豪华的庄园横在面前。庄园门口的豪华铁门已经缓缓打开，让我们得以全无障碍地进入。同本市的电影不同，这个庄园门口并没有穿黑衣戴墨镜的保镖，一切都平静自然。再开一程，一幢美丽的白色别墅出现在眼前。

我们到了。

林朝生把我引入一个美丽的房间，落地长窗向着一片绿茸茸的草坪。几片金黄的银杏叶散落其上，远远一抹海，然后是无边的蓝天。早秋的阳光闪耀地照进来，在樱桃木的长桌上跳跃舞蹈，窗边的窗纱上仿佛有精美的花纹，细看却又仿佛没有。这屋子充满了温暖和神秘，让我隐隐地有一种期待。

谁要见我？

难道竟是纪少钦本人？

这个想法让我几乎躁动，幸好林朝生开口：“魏小姐，请你

随意用些饮品。”

屋子一边有一个简单的吧台，虽然现在还早，我还是为自己调了一杯。冰块清脆地撞击着水晶杯，细碎动听。我笑道：“林先生，您要不要也喝点什么？”

林朝生显然打算拒绝，但是他随后叹了口气，转而点头。

很快我们各拿了一杯酒站在窗边，林朝生看了我一眼，叹道：“魏小姐，我能否请求你一件事情？”

我不置可否，“什么事？”

林朝生深深地看着我，“请你，不要答应他。”

我奇怪道：“您说什么？”

林朝生的眼睛里盛满悲哀，几乎将我淹没。他沉默一下，继续低声道：“他的要求，请你不要答应。”

我正要继续发问，门开了，一个六十上下的男子走了进来。他已经有些发福，脸色却好像并不太好，乍一看就像一个平常的老人。可是仔细看去，他的眼睛刚毅，抿着的嘴角说明他是一个非常坚定果断的人。这张脸我实在太过熟悉，从几岁就开始看他的照片，我对他简直比对我自己的脸还熟悉。对，他就是纪少钦，本市最大的富豪。

不等我起身应酬，那老人已经开始咆哮：“朝生，你说什么？这是他的要求，无论如何我要满足他。”

林朝生叹气，“少钦，你这又是何必？”

老人像一阵旋风一样刮了过来，“朝生，你不要为我担心。”

林朝生继续叹气，“好吧，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劝你了。来，少钦，我给你介绍魏小姐。”

纪少钦这才转向我。

我笔直地站着。说不紧张是假的，纪少钦的一双眼睛像探



照灯一样上下打量我，半晌才伸出手来，“魏律师，我早听说过你，不过我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我这才伸手过去，“纪先生，幸会。”

纪少钦挥挥手，“朝生，这里有我就好。”

林朝生几乎硬挤出一个笑容，向我微微点头，然后退了出去。宽大的房间就剩下我和纪少钦，他不开口，我也只得屏息等待。这里几乎是绝对的安静——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人们的窃窃私语，只有隐约的风声和我们的呼吸声。这样的极度的安静也给人压力，纪少钦的视线并不在我身上，而是仿佛凝神在窗外。我又等一阵，正开始不耐烦，他终于慢慢开口：“要见你的，是我儿子。”

我从来不知道纪少钦有一位公子！这简直可以称为本市的爆炸新闻。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这个消息，老人继续道：“他无论有什么要求，请你一定答应他，帮他做到。”

我答：“我一定尽力。”

纪少钦的眼光倏忽收回，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子，在我身上扫过，“不是尽力，是要一定办到。”

我开始在心里冷笑：这些富人，只道一切都可以依自己的意思，恨不得整个宇宙都围绕他们旋转。表面上我还是维持笑容，并不说话。如果是普通人，这个笑容足以让他放下警戒，可惜纪少钦却不是一个人普通人。

他玩味地看着我，半晌突然展眉，“好，那咱们先去见他。”

从另外一个门出去，我们进入了纪氏的庞大迷宫。长长的走廊一个接着一个，有的在侧面开出窗户，让走廊像一个空中的廊桥。我们又上了几层楼梯，出乎我的意料，纪少钦并没有乘坐电梯——我当然猜想这楼里有很多电梯，但是他只是耐心

地一层一层地从楼梯里走上去。

这半边别墅几乎是一个小小的城堡，马赛克的窗子在墙上投下彩色的影子。空气里开始漂浮着一种奇怪的味道，不，并不难闻，却很怪。我们在一扇巨大的雕花门前停下，纪少钦示意我进去，“我就不进去了。”

我点点头，伸手推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天顶高高的，有木纹装饰。同样雕花的窗子让些许天色透进来，在薄纱的窗帘上打出美丽的图案。壁上挂的是华丽的壁毯，四下都是古雅的木质家具，也许都是古董。

我正在四下打量，一个微弱的声音响起，“请你帮我打开窗子好么？”

说话的人陷在远处一张大床里，从这里看不清他的面容。我明白这就是要见我的人，所以我立刻答应：“好的。”

窗子打开了，一片阴郁的空气扑了进来，带着秋天湿润的凉爽。床里的人低低叹息，“又是秋天了。”

是，又是秋天了。可是我并没有心情伤春悲秋，我微笑问道：“这样可以么，纪先生？”

床上的人又低低叹了一声，然后低声道：“请你走近一些，我看不到你。”

我走过去，那种奇怪的味道萦绕着我，让我迷惑。床上是一个应该很年轻的男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看的年轻男人。虽然他的脸有不正常的苍白，但是那一对眼睛让我想起了梁朝伟。

我居高临下地站着，觉得有一些唐突，那年轻男人却仿佛毫不在乎一样，居然笑笑，“对不起，医生不许我坐起来。”



我想女孩子们肯定很容易被他迷住。

我也笑笑，转身在床边坐下。这当然很不礼貌，但是我几乎直觉地知道这个男人不会有意见。果然，男人低低地笑了一声，“你是我想像的样子。”

我扬扬眉毛，男人补充：“我听说过你接手杨家的案子事情。”

杨家的案子是最普通的，两兄弟玩弄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惟一不普通的是杨家的身份，一门英杰，都是本城的精英人士。我亦没做什么，只不过没有理会杨家的明示暗示。杨家在案件之后三个月因为商业诈骗案发倒台，亦与我无关。惟一就是常大律师拍了拍我的肩膀而已。

我只是微笑，并没有说什么。那年轻男人说了这一会儿，显然地已经疲倦了。他闭了闭眼睛，喃喃道：“对不起。”

如果说我曾经对这个男人有过什么偏见，此刻已经烟消云散。面对天地间最大的这一件事，所有人都会心存敬畏。我低声道：“纪先生，您不要客气。”

年轻的男人睁开眼，两粒眼睛晶莹得像神秘的宝石，“允泽，请叫我允泽。”

我微笑，“好的，纪先生。”富人的游戏，我无意参与其中。

年轻的男人眉毛一挑，嘴角带起一丝笑意，“魏小姐？”

我叹气，“如果您坚持，那么，允泽。”

纪允泽仿佛走了一下神，眼睛不知道透过屋顶看到了什么。我感叹地想这个男人的眼睛真的好看，像是梁朝伟，有一种不经意的忧郁和孩子气。空气里浮动着一一种静，让我不愿，不，不敢去打扰他。他的眉毛微微蹙着，显得既认真又疑惑。这样一个男人，如果不是困在这方寸之间，一定可以祸国殃民。

停了好久，他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淡淡说道：“魏小姐，这次我想委托你帮我立一个遗嘱。”

我心里不是不失望的，遗嘱这类的服务我已经很久不做。但是他是纪少钦的公子，他当然有权力有资格做任何事情。所以我并没有白费力气说“遗嘱这类服务，敝行有数位同仁精通，我可以为您介绍”。我只是非常职业地点头微笑，然后掏出记事簿来，“很荣幸为您服务。”

纪允泽闭目歇了半晌，才继续，“我知道这是杀鸡用牛刀，可是你知道我父亲是谁，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不放心。”

我明白他的意思。杨家的案子让我多了一个“铁面罗刹”的绰号。我自己无所谓，但是常大律师不经意里露出遗憾，“凯辰，他们不知你。”我耸耸肩，“我亦不知他们。”

我点头，“允泽，我明白。我接受了你的委托就会对你负责。”

纪允泽长长出了一口气，然后笑道：“其实也很简单，我希望将我的角膜以无名氏的名义捐给苏晓竹小姐。”

我再等半晌，纪允泽没有再说什么。我忍不住问道：“就这样？”

男人笑笑，“除了这个，我身无长物，没有什么可以安排的。”

我想了想，合起本子，“好的，纪先生，呃，允泽。我对遗体捐赠的具体细节不是很熟悉，我想我需要一些时间做一些研究。然后我会将起草的草稿给您过目。正式签署的时候我需要两名证人。”

纪允泽非常干脆，“好的，魏小姐请你尽快。关于证人，我想如果你能帮我安排两个人，那会更方便。”



我伸出手，“凯辰，请叫我凯辰。”

男人也笑了，“好的，凯辰。”

我的手触到他的。他的手很无力，有些凉。我们的手轻轻地接触，我得承认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面前的男人仿佛脆弱，却带着一种很奇特的勇气，让我尊敬。

我抽回自己的手，点点头，开始收拾东西。

纪允泽突然说道：“请你一定找到她。”

我抬头，却发现他的脸色很差，惨白得几乎青紫，薄薄的嘴唇紧紧抿着，也完全没有血色。我顾不得追问，连忙掀铃。

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奇迹一样地从隔壁出现，手里都拿着一些我并不认识的器具。一个面罩被迅速地套在他的脸上，两个人都向床边闪闪发光的器具弯下腰去，低声讨论着什么。

我有点手足无措地站在床边，看着那两个医生忙碌着。一个护士捧着更多的东西冲了进来，把我拨开。我清清嗓子，揉揉眼睛低声说：“那么，我先走了。”

我没有指望纪允泽会回答我，但是我仿佛看见他的眼皮一动。所以我又加一句，“你放心。”

从那间美丽的屋子出来，秋日的天光从走廊的窗子里射进来。窗子半开着，我几乎贪婪地吸着那空气。我突然明白过来，那屋子里萦绕的，是死亡本身——死亡的翼已经笼罩那个有着梁朝伟似的眼睛的纪允泽。这个想法让我有些伤感，当然我们最后都要死去，但是为什么是此时此刻的他？

我摇摇头，沿着长廊走下去，不知道该怎么想是好。

长廊的尽头，转一个弯，一个五十余岁的妇人迎了上来，“魏小姐，老爷请您去书房，请跟我来。”

我默默地跟在妇人的身后。她背后梳了一条辫子，翘得很